

神豬

林清玄

在做醮的節慶裡，有一個獻祭豬公的比賽，每一隻為神明獻祭的豬公都被養得十分巨大，最小的一隻也有兩百多斤。

豬公的口裡都咬著橘子或鳳梨，擺在高高的檯子上，準備稱斤論兩，選出最重的一隻，受封為「神豬」。養豬的人則在檯子下，討論著如何養一頭神豬，有的說：「我有獨特的食物配方，才有辦法把牠養這麼大。」有的說：「我每天給牠吃十五個蘋果，早中晚各吃五個。」有的說：「我早晚都給牠按摩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夏天給牠吹電扇，冬天給牠烘暖爐。」

總之，這些養豬戶為了把豬養得比別人的豬巨大，使出了各種方法。

一個孩子站在檯子邊聆聽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們要把豬養這麼肥，有沒有經過牠的同意呢？」養豬戶聽到，都傻了。

一個養豬戶說：「小朋友，這些豬在豬裡算是最好命的，不但活著的時候，吃得好、睡得好，被伺候得很好，死了還可以上天堂呢！」

孩子問說：「為什麼牠可以上天堂呢？」

另一個養豬戶說：「因為在敬神的時候，被殺來獻祭的動物都叫『犧牲』，都一定會上天堂，而且靈魂會直接到天堂去。祭拜之後，把牠的肉分給大家，吃到的人就是吃到神的食物，都會很有福氣的。」

孩子又問：「獻祭的動物，死了會上天堂是確定的事嗎？」

養豬戶同聲的說：「當然是確定的，從古到今都是這樣說的。」

孩子說：「這些豬也許不是那麼想上天堂，只有人會想上天堂，如果確定在做醮時獻祭就可以上天堂，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父母親呢？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孩子呢？你們為什麼不自殺，然後趴在高臺上呢？這樣，你們一醒來就會在天堂裡呀！」

養豬戶面面相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石磨

馮輝岳

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，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，我們都稱他滿哥。

滿哥從南部搬來，鑲著一口金牙，個兒瘦瘦小小的。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，每天一大早，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，在村頭村尾叫賣。

「買豆腐呵——買豆腐呵——」

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，而且傳得很遠，村婦聽見了，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。有時候，他也挑到別村去賣。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。

我看過滿哥磨豆子，他雖然長得瘦小，胳膊卻很粗壯。滿哥手握推把，兩腳前弓後箭平穩的推著，石磨嚕嚕轉動，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。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，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。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，圓滾滾的，表面十分光滑。有一天，我去他家買豆腐，經過磨坊，我使勁推石磨一把，它，竟然一動也不動。

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。睡夢中，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。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，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，做豆腐。不過，上午做完生意，下午滿哥說閒著了。

滿哥真好心，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，送給我家的豬吃。黃豆營養多，那一陣子，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。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，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。那一座笨重的石磨，因為搬運不便，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。記憶裡，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。現在，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，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。它，靜靜的躺在那裡，好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。

率真的白毛阿婆

李潼

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，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。那時，我大概只有七、八歲，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，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，為何獨有她被稱呼「白毛阿婆」？

後來，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，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；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，率真得可愛又好笑。

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，在我們那個鄰里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、最早起床。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，豆腐店越開越大，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，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，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。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，「怕骨頭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」、「在店裡管東管西，惹人嫌」。

小時後，我喜歡賴床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」，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；稀飯滾燙，而學校的噹噹鐘響如魔音傳腦，急，全家人跟著我著急。幾乎都在這時後，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。

有一回我滿頭汗的跺腳喝稀飯，看她走近，吹氣問她：「阿婆，妳吃飽未？」她笑眯眯接了我的飯碗，三兩口喝光：「正好，阿婆舌頭老，不怕燙，幫你吃。」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把碗筷洗淨，催我快走。

鄉人打招呼，喜歡問：「吃飽未？」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，吃飽便罷，尚未吃，她大步一跨，取來碗筷，呼嚕嚕吃起來。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好幾回。事情傳開來，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還不只二、三十家，每家人談著，都睜眼憋住笑。據說，在我們那地方，打招呼的問候語改成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是白毛阿婆的「功勞」。

白毛阿婆的作為，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，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她給我的印象深刻，尤其看見虛假做作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她。

膽石

馮輝岳

玻璃珠滾到床下，我匍匐著身子爬進去找尋，拉扯的蜘蛛網，黏得我一臉都是，玻璃珠沒找著，卻在角落發現一個橢圓的石頭。它，不很大，我的兩掌剛好可以握住，我拿著它到客廳玩，母親看見了，問我石頭打哪兒撿來的。

我說：「床鋪底下啊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你的膽石哪！怎麼可以拿出來玩？」

聽到母親責備的口氣，我趕緊抱它回房，讓它回到床下的家。它，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卵石，灰褐的外表，布滿細細的坑洞，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它是我的膽石？我的膽子有這麼大嗎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叔母替剛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洗澡，才知道石頭怎麼變成膽石的。那天，陽光出奇的暖和，叔母把溫水倒入一個大盆裡，抱起小弟弟坐在盆邊，先試一試水溫，沾一沾水，再拍一拍小弟弟的胸，拍一拍小弟弟的背，輕輕搓洗他的小身子，小弟弟乖乖的浸在盆裡，好像很舒適的樣子。叔母一邊洗一邊念著什麼，洗了一會，只見她一手拿起盆底的石頭，打小弟弟的胸前滾過——其實只是做個樣子，根本沒碰著身體。叔母把小弟弟抱回床上，擦乾他的身子，順手將盆裡撈起的石頭往床下滾去，叔母說那就是小弟弟的膽石，他不會再那麼膽小了。

以後，到同伴家玩，我都要來看看他們的床下。在手電筒的照射下，膽石一一現形，每家的床下都有哩！阿海的母親生了七八個小孩，他家的床下布滿大小不一的膽石，我問阿海哪個是他的，他也分不清。我們幾個玩伴中，要算阿貴的膽石最大，好像一個柚子，可是，每次碰到旺伯母的鵝群，跑得最快的都是他；阿坤的膽石小得像雞蛋，但是他敢偷挖順叔的番薯，還敢偷摘杏叔母的橘子。

長大一些，我終於明白膽石的大小，跟膽量沒什麼關係。膽石，代表了母親的愛心，尤其剛出生的嬰兒，小小的聲響，都會帶來驚嚇，鄉間的母親們天真的到河邊找來石頭「做膽」，以為這樣可以增加孩子的膽量。想來，這真是「美麗的迷信」哪。

尋寶

林芳萍

把換洗的衣物和必備的用品裝進旅行小背包裡，再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張公車票，緊緊地握在手裡。我對著鏡子戴上了棒球帽，跟鏡中的自己說：「走吧！出發尋寶去囉！」

小背包裡有一份尋寶圖。因為尋寶的路途又長又遠，所以這份尋寶圖是一張很長很長的紙條，像底片和圓筒衛生紙那樣捲起來，再用橡皮筋圈住。打開的時候，只露出三條岔路的地點，讓人有不同的選擇。

我站在路口的站牌下，選擇了一輛能載我前進到目的地的公車。遠遠的，車子從縱橫交錯的道路開過來了。

尋寶圖上畫的路線也經過了巧心的安排。有時歧路分岔，有時又相互交會，一左轉進入了黑暗的森林，一右彎又到了明媚的百花村。這種豐富多變的尋寶過程，是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。

車子沿路緩緩駛近，我招一招手，跳上車，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。陽光從窗外伸進來，金色的大手摸摸我的頭，彷彿在說：「很好，很勇敢！」

我把背包移到胸前，兩手抱住，隨著車子行走如在紙上探索的手指，慢慢舒展了記憶的尋寶圖……

當車子由市區穿出擁擠的柏油大道，往郊外的山路走去時，四周的景物也開始釋放出寶物的光彩了——

山路的右側，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下的溪流。溪水瑩瑩剔透，像水晶般閃閃奪目，溪底的鵝卵石又圓又光滑，摸起來像璧玉般冰冰涼涼。

山路的左側，是綿延的鬱茂山林。生長著不同的樹和各類藤蔓，像一面翡翠屏風，只隨四季變換著深淺的綠。

再蜿蜒而上，出現岔路。車子一個轉彎，行入了山後。這時，視野豁然開廣，農家紅瓦矮籬在陽光中閃爍著金玉光輝。

阿媽家就在眼前了！

這是我離開童年生長的地方，上台北念書後，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回來這裡。

大掃除

蘇樺

上星期，我們在級會裏通過了一個大掃除工作分配辦法。

到了這星期一下午第三節上課，全校舉行大掃除的時候，管理教室整潔的衛生幹事梅愛玲，便照那天通過的辦法把全班分成五個小組，又宣佈了一下各組的工作項目，活動便開始了。

我和黃來福是分配在打掃教室的一組，我們便自告奮勇的去打掃天花板；先去找了兩根長竹竿，裝上掃把，然後各戴上我們早已準備了的一副風鏡和口罩。李立民在一旁看到了，便「撲哧」一聲笑起來說：「看你們這副模樣，再到廁所裏蘸上點兒小便，戴上鼻罩，便可以預防毒氣了。」

我們在工作的时候，幾個女同學一邊洗門窗，一邊故意找我們的碴兒，一會兒說這裏不乾淨，再會兒又說那裏還有蜘蛛網：儘在那裏指著、嚷著。說得黃來福火了，看準了天花板的一隻壁虎，拿掃把一撥，壁虎就不偏不倚地掉到那幾位女同學面前的地板上。有兩個膽小的女同學「呀！」的一聲叫，便魂不附體似地把抹布一摔，跑掉了。

另外兩組抬洗桌椅的同學，嘴裏「咳唷，咳唷」的哼著，陸陸續續的把課桌椅搬到自來水管旁邊去。李立民把橡皮管往水龍頭一接，說：「快，快，快！把桌椅擺下來，看我救火。」說著，便把課桌椅一張一張都用水沖過。其餘的同學便把沖過的桌椅，拿到一旁去擦洗乾淨。

我和黃來福把教室裏的天花板打掃完畢，剛才那兩位被壁虎嚇跑了的女同學，也回來了，噘著嘴，對我們咕嚕著說：「死鬼！這一回害我們做不完了。」

我連忙說：「讓我去提水來幫你們做好了。」等我提了水回來，她們又都笑了。

在熙熙攘攘的嬉笑聲中，不多一會的工夫，大家便都把各自的工作做完了。

悠閒的鄉村生活

許蕾翌

放暑假的前兩天，老師就開始指導我們，怎樣才能使這個假期過得充實愉快。譬如去圖書館看書啦、旅行啦、游泳啦等。由於聽了這些指導，所以我的暑假便有趣多了。

為了調劑一下身心，我到奶奶家住了一個多月。奶奶家在鄉下，空氣很新鮮。房屋的四周有許多花草樹木，及許多綠油油的稻田，風景很優美。

每天天還朦朧亮，我就跟著奶奶爬起來了。洗過臉後，風吹到臉上，便感到一陣清爽，全身十分舒暢。這時，我總是拿著一本唐詩三百首，在庭院裡慢慢的走著。有時復習舊詩，有時又背新的唐詩，別有一番情趣！

後院那邊有一大片竹林，每當起風時，竹葉就會發出「沙沙」的響聲。下午風大，我們幾個小孩子就在後門那兒鋪張草蓆，一面享受清涼的微風，一邊聽那好聽的沙沙聲，很快就睡著了。

樹蔭下是小孩子遊戲的好地方，我們常在那兒玩家家酒。樹葉切切當當青菜，泥土加水當稀飯，大家都吃得「津津有味」。有一次，我偷偷的在飯菜裡加毒藥（蚯蚓），結果弟弟妹妹都被我毒死了（其實是嚇死）！

黃昏時，我最喜歡騎車出去兜風。一邊騎，一邊哼著輕快的歌曲，徐徐涼風吹來，真是愜意極了。馬路上，兩旁都是綠油油的稻田，一輪火紅的太陽正在慢慢的往下降。這些景物，就好像一幅美麗的圖畫，簡單，卻很賞心悅目。

吃完晚餐，大家洗澡的洗澡，寫字的寫字。大約七點多時，我們都閒著在庭院裡乘涼。小孩子就幫大人捶捶背，減輕他們的辛勞；大家一起談天說笑，心裡很輕鬆。有時，我和妹妹卻癡癡的望著天上的星星，聽奶奶講那一千零一遍的牛郎織女。每個晚上，大家都是這樣聚在一起，享受溫暖的天倫之樂！

一轉眼，已經開學了，雖然我很羨慕暑假那種悠閒自在的生活，但是現在在我所要做到的，就是盡心修養品德，努力學業，等暑假再來時，我再去想它吧！

學游泳記

白卿芬

十個人有八、九個人會游泳，而我就是那八、九個以外的人，是個道地的「旱鴨子」。

今年的暑假，我在暑期輔導前，在爺爺家住了一段時期，那段時期，表兄弟們常常找我去河邊玩水，他們的游泳技術可真好，看他們游泳簡直像在看特技表演一般，一下子蝶式、一下子自由式、一下子蛙式，好像就是一條條活潑的魚，太棒了，有好幾次，我也想衝動的下水游一下，可是腳一碰水，我又倒退回來了，我還是不敢游。

有一天，表弟又見我呆呆的坐在岸邊，趁我不注意的時候，潑了我一下水，我正要罵他，他做手勢叫我不要說話，然後到我身邊，貼著我耳邊，小聲說：「姊，既然妳想學游泳，乾脆明天妳帶我去天池，我教妳。」我望著他那張盼望的臉，我答應了。

回家告訴了爺爺奶奶，這時，小叔也要求同去，順便也教我游泳，我點點頭。第二天破曉時分，叔叔就騎著那輛五十西西的「野機車」，經過兩個鐘頭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，我摸摸額頭，全是汗，真熱！

買了門票進去了，表弟像一條龍似的，把我推進更衣室：「請快點換吧！」我以十二萬分火急的速度換好了泳衣，小叔帶著我們做熱身操，「一二三四」熱身操做到一半，表弟說：「我下水了！姊！妳也下去吧！」我一個不防，被推下了水，一個呼吸把水吸進了鼻子裡，我心裡唱著：「一個水鬼，兩個水鬼，我不能死……」「救命啊！」一時之間，全游泳池的人都望向我，我臉紅了，巴不得游泳池下有個洞，讓我鑽進去。

叔叔以前是海軍陸戰隊的，只見他忽載忽沉，好棒！表弟也和叔叔不相上下，而我只要頭一悶進水裡，我身上好像什麼毛病都出來了：心臟病、肝病……啊！我忍耐不了了：「淹死人啦！」表弟搗著耳朵，說：「大嗓門！」

一天下來，我還是「旱鴨子」，表弟氣得說：「當妳淹死時，做鬼可不要怨我！」真的嗎？以後就再也全沒機會游了，因為炎夏已過，只好等明年再來囉！